

原鄉陌路人

12-13

每當有人問起，「你來自何方？」我得躊躇個幾秒，才能決定該怎麼答。我來自美國波士頓，但我也來自波蘭。

我出生在科拉庫，點綴著幾百座紅磚教堂的故都；鵝卵石的街道上，教堂的樓塔高聳如細針，優雅地見證城市歷史上千年。維斯杜拉河像條銀絲帶蜿蜒穿過老城，岸邊矗立著皇家城堡，一座擁有結實的哥德式樓塔，高雅的文藝復興迴廊與巴洛克式禮拜堂的鑲嵌細工。

在我十三歲的某一天，爸媽告訴我，他們想移居美國；當時是一九八七年，波蘭仍受共產黨統治。我突然大哭了起來，教爸媽驚慌失措。我知道去西方世界生活意味著會有更好的未來：如果我們離開波蘭，不必賄賂教務長，我就可以上大學；毋須加入政治組織，我就可以找到好工作。對很多人來說，這聽來，像是美夢成真。但我也成熟到足以了解，這還意味著別的事：永遠離棄這個我已經認定是家的地方。

12-14

多年後，我第一次回到波蘭。當火車進入波蘭邊界，時間是清晨六點。朝窗外看，睡眼惺忪的鄉間，從灰濛濛的晨霧中慢慢浮現。起伏的山丘覆著一格又一格的田地，看來彷彿綠黃方格相間的棋盤。村婦從農舍裡出來，領著乳牛朝牧場去。路上，吵雜的牽引機噴著團團黑煙，駛過載著一丘一丘乾草的貨運馬車。這是我記憶中的波蘭沒錯。不敢相信，我已經離開那麼久了。

但是回家之路更教人痛苦；那提醒了我們，我們不再屬於我們成長之地的一部分。最後抵達科拉庫時，我得查地圖才能找到老家，得用母語沿街問路。在出生的城市中，我變成了一名旅客。這當兒，我了解我將會一直旅行下去——而家，對我來說，將是一個一個我愛上的地方。